

# 三代接力绘林荫

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凤

爱国情 奋斗者

“

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洗马林镇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阎会在爷爷阎忠、父亲阎万玉和母亲张贵桃的引领下,接棒植树护林事业,续写着一家三代50年绿化荒山的故事



黄土梁村党支部书记阎会在植树。

字来形容松树的长势,那情形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,眼神里流露出的都是爱。

相比阎万玉和张贵桃,当时年幼的阎会对爷爷阎忠开荒植树行为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。

“十六岁开始,我跟爷爷在山上住了三四年,帮他种树、放羊,后来说什么也不想住在那里了。”阎会说,“当时我想,出去学艺、打工挣钱,干什么不比待在山上强。”

血气方刚的年纪,面对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,阎会选择出去打工,一走就是六七年。

“1993年春节回家,我到山上看望爷爷。我才离开几年,黄花洼已经大变样了,当年我跟爷爷种下的小树苗长大了。”阎会说,绿起来的荒山深深地触动了他,那一刻,他似乎理解了爷爷执着开荒植树的意义。“爷爷说他自己干不动了,希望我能回来继续干。我当时就决定,和父母一起上山种树。”阎会说。

这一次,阎会再也没有打“退堂鼓”。他至今记得爷爷临终时紧握着他的手说:“我舍不得这片林子,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,让我继续守着这些树。”

## 植树护林为子孙

阎会带记者来到距离土坯房不远处的一口水井旁。这是一口由石头砌成的水井,井水清澈见底。

“这口井是爷爷和我父母挖的,已经有四五十年了,井水就是山上的泉水。”阎会说,这口井是他们三代人在山上种树、生活的保障。“刚栽好的树必须浇透一次水,树才好活。当年爷爷就是从这口井里打水,一担一担地往山上挑,才种活了这些树。”

挑水上山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对于阎会一家三代来说,和植树的艰辛相比,反而是最简单的事。

“爷爷从上山种树到去世,在山上住了28年。这期间的很多困难爷爷都是自己去面对,生病自己扛,受伤慢慢熬。”阎会说,“我16岁时,第一次跟爷爷住在山上。一天,我发现他裤子的膝盖处都打着补丁。”阎会知道上山种

树经常会把鞋磨破,但是衣服怎么会破成这样?在他的追问下,爷爷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,在一次种树时阎忠不慎扭伤了脚,导致很长时间都无法正常走路,更不用说上山了。可偏偏那段时间天旱无雨,山上刚栽的小树苗如果不及时浇水就会旱死。于是,阎忠拖着伤脚担上水,一瘸一拐地往山上走。脚实在疼得走不动了,他就干脆扔掉扁担,跪在山坡上,用膝盖一点一点往上挪,愣是把水运上山,给小树苗浇了水。

“电闪雷鸣,暴雨倾盆,正是我们抢种树苗的好时机,山里雨水金贵,越是下雨的时候,我们越要背着树苗往山上走。”阎会说。

山路原本崎岖,下雨的时候更加难行,还要背着树苗带着镐,难度可想而知。种完树苗下山,他们身上的汗水交织着雨水淋了个透,胶鞋里也灌满了泥。

“脚扭伤是常有的事,自己揉一揉,擦点儿药就好了。”说起因种树受过的伤,张贵桃轻描淡写地说。在阎万玉和张贵桃看来,种树时受的那点儿伤算不得什么,他们更关心的是树长得好不好、壮不壮。

这些年跟着爷爷和父母,耳濡目染,植树护林早已成为阎会的自觉行动。为了护林,他放弃了外出打工能换来的更好生活;为了护林,他在山上学会了拉风箱做饭,莜面、糕、熬菜样样拿手;为了护林,他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抛在山下,却把一棵棵树苗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……

“我们结婚不久他就上山了,家里根本指望不上他。”阎会的妻子黄玉芳说,“他在山上的时间比在家里长,我自己带着孩子,公公婆婆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一些菜和柴火,卖了山杏接济我们生活。”黄玉芳说,2003年8月儿子出生时正赶上松树种植的关键期,阎会已经在山上住了1个月,是婆婆上山把他换回来的,可是儿子出生的第3天,他又回山上了。

“当时真的特别委屈,埋怨他。”嘴上说着委屈,但是每当看到阎会为了植树护林辛苦地付出,特别是自己上山给阎会送饭时看到满山的绿树,听到清脆的鸟叫声,黄玉芳心里的委屈和埋怨逐渐化为感动。

从阎忠到阎万玉夫妻再到阎会,对于这一家三代来说,这片山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渐化解了。

妻子的理解给了阎会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## 美化家乡守初心

黄花洼纵深三四公里,林区累计绿化面积已达1500余亩。其中,乔木林地600余亩,灌木林地400余亩,散生灌木500余亩,林木蓄积量达到11300余立方米。

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,1500亩林地年吸收二氧化碳1.8万余吨,释放氧气1.3万余吨,水源涵养量达3万余立方米。

数据跃然纸上,成果撼人心魄。

对当地百姓来说,他们更习惯用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来描述黄花洼从荒山到林海的变化。

“我经常到黄花洼去砍荆条编篱笆,秋天则到林子里去采蘑菇。蘑菇一年比一年多,环境一年比一年好。”66岁的村民邢文义在黄土梁村生活了大半辈子,对村子周边环境的变化最有发言权。他还记得阎忠当年带着村民们上山开荒的情景,“当时响应国家植树造林号召,阎会的爷爷带着几个人就进沟了。那会儿的黄花洼连条路也没有,全是石头。你看看现在,沟里那些大树都是他们当时栽下的。”

“我们种树是美化家乡、造福子孙,心中没有遗憾。我们就是爱树,看着这一片荒山经过我们‘捯饬’变成了绿油油的林地,心里特别舒坦。”阎会说。

如今,在阎会一家的带动下,黄土梁村义务植树、义务护林蔚然成风,黄花洼附近的韭菜沟、黑土湾沟等30多条荒山沟也全部披上绿装,洗马林镇树林面积达到15.8万亩,林木绿化率达75%。

三分种七分管。“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对山林进行维护和管理,其中防火是最重要的项目。最近1个月,我每天都进山看看。”阎会说,他守护的是林,更是守护从爷爷那一代就传下来的初心。

从阎忠到阎万玉夫妻再到阎会,对于这一家三代来说,这片山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菜、生菜等不易储存的绿叶蔬菜只能两个星期吃上一次。

撒热木边境警务站周围原来没有植被,布满了乱石黄沙,日常用水需要两天外运一次。有一段时间,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白天完成巡边任务后,晚上和同事在附近寻找水源,终于在距警务站3公里处发现了一处泉眼。此后,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挖渠、铺管,经过半个月的努力,终于喝上了泉水。

解决了饮水难题,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和同事又开始种树。附近村民为警务站捐了100棵柳树、桑树、杨树和杏树,大家拉运泥土,浇水培肥,精心养护。“我们计划2年种下2300棵树苗,届时警务站周边就会形成一小片绿洲。”借鉴种树的经验,他们还开辟了一块菜地,种上了西红柿、西葫芦等蔬菜;羊、鸡、鸭等家禽家畜也在警务站安了家。

“护边工作虽然很辛苦,但是很光荣,在这茫茫戈壁上,边境警务站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要像树一样,扎根在这里!”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坚定的话语,表达了阿克苏地区广大边境公安干警和群众护边员的心声。

影像·故事

## 残疾人的“左膀右臂”

李刚 陈莉摄影报道

江西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“80后”假肢装配工程师黄水根,从事假肢矫形康复辅助器具的制作安装服务工作,一干就是17年。黄水根至今难忘2001年寒假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实习期间,他在老师指导下为一位患有脊柱侧弯的10岁小男孩制作脊柱侧弯矫形器,帮助矫正脊柱。经过3个月的治疗,小男孩终于站起来了。从此,他刻苦钻研业务,练就了一身为残疾人安装制作假肢的绝技,为数不清的肢体残疾人士装配假肢,提供服务,帮助他们摆脱因身体残疾带来的生活不便。



黄水根在制作假肢配件。取型修形、抽真空成型、装配、训练、再交付使用,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,黄水根每一步都认真仔细。“有一步工序做不到位,辅具就会出现瑕疵,对患者来说,就像是刑具。”黄水根说。



黄水根(右)给新员工讲解制作假肢的要点。多年来,黄水根积极参与孤残儿童手术康复“明天计划”、贫困家庭残疾人“福康工程”、青少年扶贫助残“筑梦起航计划”等活动。



黄水根在为患者治疗。黄水根先后荣获“江西省技术能手”、民政部授予的“黄水根技能大师”和“幸福西湖群英榜”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。



黄水根(左)给患者讲解使用假肢的注意事项。“帮助残疾人重新站起来,再去创造更多社会价值,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”黄水根说。

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安干警坚定履职驻守边境线——

## 流动的生命界碑

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高泽斌

在初夏时节晨光的沐浴下,远方的天山托木尔峰仿佛披着一层轻纱。在海拔2000米的新疆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破城子边境检查站,公安干警正在早训,清脆的哨音划破了寂静的边防线。

阿克苏地区的边境线长、地形复杂,一批批边境公安干警和群众护边员常年驻守在边境一线,早已成为这里流动的生命界碑。“边境线上,一草一木都代表着祖国的主权,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,每时每刻都必须保持警惕。”这是边境公安干警和群众护边员的铿锵誓言。

乌什县英阿瓦提乡撒热木边境警务站,距离最近的村落约12公里。两年

前,民警艾麦尔·玉色依乃克到这里工作时,警务站只是几顶帐篷。遇到大风沙尘天气,饭菜里全是沙子。夜间,强风挟裹着寒气钻进帐篷,大家只能盖着棉被靠在一起取暖。

温宿县破城子边境检查站则处于夏特古道“峡谷效应区”,大风和寒潮天气频发,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。由于工作特殊,公安干警们常年在险峻的山路上巡线,一块干馕、一袋榨菜和一壶水就是一天的食物。有些路段过于陡峭,马匹和汽车无法到达,他们便徒步翻山,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。

去年5月份,有一支28人的探险队

在初夏时节晨光的沐浴下,远方的天山托木尔峰仿佛披着一层轻纱。在海拔2000米的新疆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破城子边境检查站,公安干警正在早训,清脆的哨音划破了寂静的边防线。

在海拔2000米的新疆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破城子边境检查站,公安干警正在早训,清脆的哨音划破了寂静的边防线。

在初夏时节晨光的沐浴下,远方的天山托木尔峰仿佛披着一层轻纱。在海拔2000米的新疆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破城子边境检查站,公安干警正在早训,清脆的哨音划破了寂静的边防线。

在初夏时节晨光的沐浴下,远方的天山托木尔峰仿佛披着一层轻纱。在海拔2000米的新疆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民族乡破城子边境检查站,公安干警正在早训,清脆的哨音划破了寂静的边防线。